

星陨系列科幻小说之五

星陨₅

150年后，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，一起坠向地球……

周敬之◎著



穿越时空的对话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星陨系列科幻小说之五

星陨₅

150年后，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，一起坠向地球……

穿越时空的对话

周敬之◎著

 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星陨：穿越时空的对话/周敬之著. —北京：金城出版社，2016.5
ISBN 978-7-5155-1344-7

I. ①星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88180 号

星陨：穿越时空的对话

作 者 周敬之
责任编辑 李 健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6
字 数 90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书 号 ISBN 978-7-5155-1344-7
定 价 29.80 元

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：100102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
编 辑 部 (010) 64210080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目 录

第四十五章	不归心	1
第四十六章	新娘.....	22
第四十七章	记忆.....	42
第四十八章	十一人.....	57
第四十九章	穿越时空的对话.....	82
第五十章	战争产儿	103
第五十一章	献身	123
第五十二章	薪火相传	144
第五十三章	相信未来	15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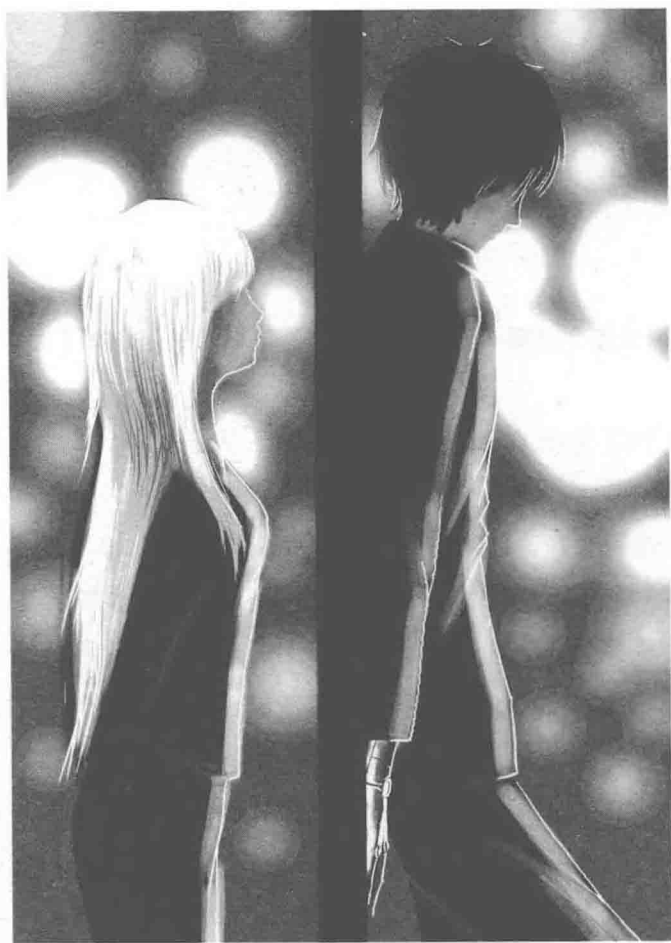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十五章

不 归 心

“我们如海鸥之与波涛，遇见了，走近了，分别了。”

十年光阴在和平中弹指而过，人们忙碌于建设和生活。

这种平静让仲宇周身的骨骼和肌肉发痒，恨不得哪天趁着其他人不注意，偷偷溜出去，坐着他制造的机器去外面的世界玩几个月，甚至几年都不回来。可这个步入天命之年的人，已显出了气力衰微的迹象，生命还是顺着大自然的规律步入下坡——截然相反的是，习良却变得壮实和高大。儿子晓得父亲的不安定念头，外面世界的风险和对父亲的关爱与不舍，让他绝对无法对不羁的老人投出赞同票，而老人也“所幸”再也无法如当初那样可以用“威言”和棍棒来管束儿子——他打不动了，也打不了了，也不愿打了。



楚华莲的生活是这些外来人中最普通的——与雾谷的一个普通人家的男孩坠入爱河，每天都寻思着怎样做出更好吃的东西，把屋子收拾得漂亮整洁而温暖。

雾谷的工程建设离不开萨缪尔的帮助，人们在大撞击坑的斜面上平直地开凿出隧道，再向斜下方掘展出地下空间。如今这个地下设施的面积已超过地上住宅区的总和，人住在这个冬暖夏凉的地洞内，舒适而安逸。建设工作几乎全是义工完成，没有强行的指派。对比独裁者的废墟，萨缪尔心中有几分感慨——摸摸头，发现发丝随着不饶人的岁月从黑变为灰白。

一切成就都离不开那台地热离心机和散不尽的浓雾。

在志愿兵警卫队的自动控制室里，习良正例行检查，保证雾谷周边的所有探测传感器及信号处理装置运转正常。他接替父亲管理这套设施已有两年，每一步查验他都烂熟于心，却也不敢马虎。至于仲宇，从那以后就开始专心研究地热离心机。此外，他对 KDA 和莉莉安说的沙漠底下的研究所也十分好奇，而 KDA 却始终避开这个话题，拒绝带人前往教授和沙利文的坟墓，何况也找不到。

莉莉安的个子在十年里只长高了一头，身形依旧微瘦，这或许已无法改变，人们由此就叫她小不点儿，一连叫了十年。萨缪尔谈起她的时候，总是连连叹气说，一定是害人的实验对她造成了影响。她的体质始终一般，每逢换季，总免不了一场伤风感冒发烧。每到那段时间，艾丽可便放下手里

的工作专心照顾她。雾谷的治疗设备和药品都很稀少，艾丽可使用杜文宁教给她的那点知识加上大家的协助，试着帮助莉莉安从病中脱离。东方传统而神秘的医疗法门，效果是有的，却没有杜文宁操持下的那般神奇，这在她的意料之中。实践、总结、再实践、再总结，小艾丽可的治疗水平由此一点点提高——不，已不能再叫她小艾丽可了。

22岁，艾丽可已到了出嫁的年龄。

这十年她又长高了一些，几乎与KDA的耳部等高，银白色的长发已近腰间，如旧飘逸，被扎成一个长马尾垂在身后。刘海下深蓝的瞳眸还是那般清澈而空灵，仿佛能润化人的心灵。只在那常人察觉不到的深处，驻藏着哀伤与忧愁。

外面的世界，变得怎样了呢？

KDA面目平静地在沙漠边缘骑着一辆履带摩托车，卷起一线轻尘。太阳西斜，把他的影子拉长，在大地上变了形。猎物倒是打到了，量也够，但回去尚早，此刻的他有点“心不在焉”。

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：其一是这种“安享晚年”般的生活让他无法抽身寻找自己的身世；其二是他心底总有一种与日俱增的焦急与忧虑——这一年来愈发强烈，以至于有时候要这个“机器人”跑出来“散散心”——他这个人脑和电子处理器结合的“大脑”竟然也想不出怎么解决，究竟是焦虑什么呢？

履带和大地碾挤起一颗石子，飞崩到远处，在地上弹了

几下又滚了小段距离后停住。这毫无意义的事情吸引了他的注意。他停下来，看着远处地上石子的棱角被风蚀得微圆，这东西与地球同寿命。

“它不是也这样静静地度过了那么多的岁月吗？几十亿年……我又有什么不安的呢？一定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我得沉下来……可……”

他忽然想起让他焦虑忧愁的事情，脸上不自觉地显出痛苦的模样，抬起头望着沙海茫茫，似乎不愿再想。他试着用一些别的思绪来挤掉这些痛苦的问题，不禁思念起教授和沙利文。

“教授，如果当时我有足够的知识和技术，或许你就不会……人的生命，再怎么强大，也只有几十年，任我再怎么努力也无法……机器不会这样，它们可以更换自己的一切，也没有人那般孕育新生命的漫长和痛苦，更不必考虑抚养和教育的难题……诞生、学习、调整、修理，一切都在几分钟到几个小时内完成，人类该如何与这种敌人竞争？唉！”

然而一想到“人的生命有限”，刚才让他忧愁的事情又浮上心头。

同样，在艾丽可心中，忧愁和悲伤的源头在日益扩大，只不过她的忧愁来自自己，而 KDA 的忧愁来自看到艾丽可忧愁，并知道这忧愁的缘由——无法解决的缘由。

他——依旧是 19 岁模样，而艾丽可却在每分每秒地成长，此刻虽然看不出，然而未来他们将不得不面对两个人容

貌差异的增大——衰老。艾丽可会在某一天被迫接受皱纹、色斑、白发、骨质疏松以及干瘪的嘴唇、枯瘦的手、佝偻的背……而他——她敬爱的 KDA 哥哥，永远停留在 19 岁。

实际上，他是机器人这件事，艾丽可根本不担心——在她心底始终认为他是人。与 KDA 相处的 12 年里，慢慢长大的她对男孩的情感从朦胧的信赖和依恋升华为敬爱——从她发现自己再也不好意思在他跟前一边闹一边撒娇的时候起，从她看到他平常的样子也会脸红心跳的时候起。

艾丽可的心里越来越害怕的，是无情的时间会让她早晚有一天不得不像奶奶面对孙子一样面对 KDA，然而时间还是在无情地鞭笞着她对 KDA 的依恋，因为她几乎是确凿无疑地在持有一份会走向不归路的情感——苦恋之上的苦恋。

既然结局早已注定，为何还要执着？何况她根本没有对他表白过呀！

她说不出口。

她甚至想过不管这一切，跟随 KDA 的身影，陪伴着他，直到当自己有了第一缕白发的时候，直到当她认为自己已经无法面对他的时候，一个人再默默地、偷偷地离去，就像她的爷爷一样，消失在杀人机器和变种怪物游荡的黑夜里，不知名地、不知何方地……

如果能这样一起相处，那日子或许只有几年吧，她会看着岁月最后撕开他们紧握的手，望着 KDA 呼喊的身影越来越模糊，直到自己一个人走入冰冷的坟墓。

她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无法被爱上的“人”，如果当初没有相遇，那该多好！

在夜里，艾丽可只能背着所有人，一个人偷偷躲在房间里，反锁上门，关了灯，把脸埋在枕头里悲伤。回想起从西伯利亚见到他的第一面，12年中的点点滴滴，时而如涓涓细流，时而如波涛大河涌出，满是夹着苦水的幸福的味道。她心中时而哀伤抽泣，时而破涕为笑，最后疲惫地睡去，如窗外漫漫黑夜，陷入漩涡般的无解的感情深渊。

艾丽可那张脸倘认真看去，神色竟然隐隐有曼伊的样子。KDA不敢和这双眼睛对视。在这半年多时间，平日与她说话也渐渐少了。

他害怕艾丽可也会有曼伊那样悲惨的命运！

KDA捡起石子，呆呆地端详了一会儿，朝远处的沙海掷出。反冲力使他脚下碾出个小坑，破空的嘶鸣迅速远去，斜向上飞行的石头还没有下落的势头就已经看不见了。这是只有机器人具备的力量。他再一次无意义而无奈地验证了自己——不是一个人。

他明白，自己不是害怕面对年迈的艾丽可，而是不愿看到艾丽可自责，不愿看到艾丽可跟着自己而没有一个正常女孩该有的幸福生活。

然而他自己呢？

他也深深地牵挂着艾丽可，却在逃避。

习良早看出艾丽可的心情，谁让自己曾经喜欢过这个女

孩，现在也依旧呢？

习良决定鼓起勇气向艾丽可表白，把她从纠结的囚笼中拯救出来。而在这之前，他得先跟悲剧命运之齿轮的始动者谈谈，相信他一定会理解。

习良整備好工具包，穿好兽皮缝制的、带着补丁的大衣，关上控制室的门，朝镇口岗哨走去。迷雾迅速将他经过的道路覆盖，遮住身影。

作为父亲的萨缪尔，在对女儿心事的了解上，比起妻子差许多，再加上工程的事一直牵扯他的精力，加上艾丽可的掩饰，他几乎就认为一切都很平静——即使知道了，又怎么样呢？这个络腮胡大叔，对一个处在苦涩爱恋中的少女的心境，大约是不会明白的，又怎能通过讲道理来助她解开心结？或许每个孩子终会长大，在感情的道路上，最终还要自己走，自己选择，自己承担选择的结果。

夜雾笼罩，KDA 在斜坡上已看不清路，不得不打开摩托车的黄灯照明，偶尔能感到履带下面碾到什么东西，仿佛是动物的骨骼。他又回忆起初次踏入这个让人恐惧的、仿佛没有底的深坑之时的情景。那时的自己，那时的艾丽可……如果能回到那时，该多好！

人会想无意义的解决办法，那大抵只是心理的排解。

他愿意守护艾丽可和她的家人、朋友，守护到他们离开这个世界，然而感情的幼苗在漫长的守护中还是破土而出，

弄得他措手不及。他甚至想自己若不曾吞下芯片，也从未激活大脑，一直是个简单的机器人该多好！这样静静地陪在他们身边……一旦人造物被赋予了感情，就免不了与人类进行感情交流，终会如丝线缠绕在一起无法分开。想起艾丽可的清瘦模样，以及每天不敢望着自己的犹豫而忧郁的眼神，他有些憎恨自己。

车头斜向转平，到谷底了。再前行一小会儿，就看到岗哨的灯和巡逻的人。他勉强挤出笑容打招呼，然后继续往前。

“K……DA。”躲在街灯后的习良慢慢走出来，站在路旁。

“什么事？你怎么在这里？入夜后气温会越来越低。”

“我……”习良踟蹰着，嘴像是粘上一样，话到嘴边就是出不去。

“有事需要帮忙？跟我还客气什么！我能做到的，就一定会帮你；做不到的，再一起想办法。”

KDA 穿一身薄薄的蓝布工作装，褪色的军靴，额头上用皮带箍一副带缩放镜头的眼镜，后背一杆小炮般的大电磁枪，倘若生产车间里的技师临时参加了某个武装集团。

“走，咱们去屋里谈，这里的气温太低。”说罢 KDA 指指摩托车后座要习良上来。艾丽可家和习良家在同一栋楼，分住二楼的几个房间，共用一个一楼大厅，这是管理员和当地人合力帮着修建的。土石墙壁的小屋温暖，还有结实的木质桌椅，正是谈话的好地方。

习良突然紧张得仿佛踩到电门上。

“不！不能在那说，就……就在这儿……”

“呵呵，看你紧张的！好吧，到底什么事？”

习良的脸一阵红一阵白。

“你这性格真能把让人急死。你得学会直来直去，不然将来连女朋友都找不到！”KDA和习良开了个玩笑，用拳头轻轻顶了顶他的胸口。这两下拳击仿佛有了效果，把他嘴里的话顶出来。

“KDA，你……你喜欢……艾丽可吗？”习良的脸几乎要红透了。

KDA愣住，笑容复杂地僵在那里，手不自觉地垂下，拳头散开，仿佛没了力气。

“你怎么……突然问这个问题？”

“是还是不是？”

KDA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，沉默着。

“那就是喜欢了？”

KDA听到这句话就紧张起来，一刹那许多问题、情感、思绪和预测浮上他的回路，让系统瞬时运算量猛增。他心底的答案自己是清楚的，然而说出来结果会如何？这是个重大的难题，他必须小心处理。

肯定？那只会让事情更糟。否定？然而自己内心……

KDA努力让自己震荡的回路安静下来，滤掉那些激动的信号。他暗示自己心口的那份拥堵，只是在大脑皮层里的细

胞活动产生的错觉。

“不，我对她只是像兄妹一样。”

习良忽然如释重负，脸上的忸怩和尴尬一扫而光，掩不住心底的喜悦，根本没有注意到 KDA 说话时略显迟缓的语速。

“那就好，那就好……你可能不知道，艾丽喜欢你，然而她……她这样做是没有结果的。还好你不喜欢她，问题就好处理了……”

“是的，我是机器人，怎能被爱上？你说得对，这太荒唐了！”

KDA 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艰难，语言机构和大脑之间的连接线路如风中烛火，变得极其细微，几乎要断了，好不容易才说出这些。

“是呀，她总是看不开。你也真是的，不注意，你没有发现她的隐隐忧愁吗？也是，你总是忙着打猎和城里的工作，没有留意她看你的眼神……她很痛苦，明知道没有结果，又无法跟人说，只能掩饰，自己一个人承担，连她爸爸都不知道……你得关注她的眼神深处才能知道……”

怎么可能没留意？一丝一毫，每一刻每一瞬，他怎会不知道！她的每一丝忧郁，每一分愁苦，对相处这么久的他而言，这一切在那双深蓝色的瞳眸中表露无遗，深深关心着她安危的他怎会看不到！他已经许多次在角落里偷偷观察她难以舒展的眉头，始终无法翘起的嘴角，听到门后她独自轻声

的呜咽！

习良的这些话就像刀子一样扎在 KDA 的“心”头，让他产生这一连串的反问，不知道是在反问习良，还是反问自己。

“我……我喜欢……喜欢她。”轻轻的一句话，习良扶着路灯杆，说出来后不断喘着气，仿佛用了莫大的勇气和力量。“你是她的……她的哥哥，KDA，我恳请你把艾丽可托付给我……我，我会照顾好她，让她从对你的依赖中走出来，让她好起来！”

透过迷雾，KDA 看着习良如熟透饱满的红苹果的脸，这如蚊语般的声音在他听来却字字轰鸣。他感到头内一阵眩晕，大脑和运动机构之间的信号传输混乱不堪，身子几乎站不稳了。

习良低下头接着说，仿佛怕这份勇气待会就消失不见，要趁此机会把话一股脑儿地都说出来：“你知道我这个人，虽然有点……有点内向……可我的人品没有问题，我的心是真的！我不会害人，不会算计人，不会对我珍视的人不好，我有什么苦痛一直是自己默默承担，从不给人添麻烦，所以我不会让她受苦。”

KDA 听觉传感器流入的信号被脑海里产生的什么东西冲散、消失不见。

“如果你同意的话……如果你同意的话……你，你不如和她当面说明你对她的情感的态度……只要她明白了，

她……她一定会好起来。我相信，我相信……我知道她会痛苦，但长痛不如短痛，你也不忍心看着她这样痛苦……我会给她无微不至的关怀，让她从痛苦里迅速走出来，我一定，我、我发誓！”

深吸一口气后，习良抬起头看见 KDA 呆呆地望向远处。情感激流的夜却是那般寂静。

“你……你怎么了……”看着 KDA 这副模样，一个让习良心头出现崩塌前夕的裂痕的想法浮上来，“你是不是……是不是不同意？”

KDA 如梦初醒，身子微微一震，仿佛重获对自己的操控能力。他下意识地抬起右手，蜷曲着食指在眼角擦了一下——他立刻意识到这个动作的危险和荒唐——自己哪里有流泪的能力？！

“不能露出这种神色！他会起疑心的！……习良啊习良，为什么你要对我说这些？为什么是……为什么是艾丽可……不对，不对！习良的想法是对的！他应该和艾丽可在一起！我算什么？我是一个机器人，一个只有大脑还像人的机器人啊！KDA，你忘记了艾丽可是怎样的痛苦了吗？这一切的缘由都是因你而起！你为什么生有一副人类的模样？你为什么有人类的思维和情感？你为什么遇到她又保护她？习良说得对，这种煎熬，自己默默忍受，艾丽可也在默默忍受！”

反复地暗示终于发挥了作用，KDA 挤出一丝笑容，转过身向习良伸出右手——他努力输出这个动作信号之后，就迅